

镖行天下话镖行(下)

◆ 崔健



镖车



吃完晚饭,除值更镖师外,其他镖师都要上炕睡觉。北方人睡觉为避免窗外寒风吹着头部,一般是头枕炕沿,以图暖和,但镖师一年四季都要头靠近窗户睡觉以便视听窗外情况。镖师睡觉时要做到“三不离”:一是武器不离身,二是身不离衣,三是车马不离院。“武器不离身”很好理解;“身不离衣”是指镖师在走镖时一般都是和衣而卧,因为一旦出现意外情况,就没有时间去穿衣服,北方冬天寒冷,不适合赤膊上阵,这样一旦有事,就能随时应对;“车马不离院”是指镖局一行人进店后要有值更镖师看护马车,不管院外有什么事发生,均不管不问,以防“贼人”使用调虎离山之计。

水路“三规”一般认为水路泛舟,免车马劳顿,可称美差。其实不然。水镖大都沿运河而行,所经多富饶之地,要铤而走险的“强人”不少,故存在很多难以预料的变数。因此,要想一路平安,须遵守水路“三规”:第一规是“昼寝夜醒”,因为白天几乎不会碰到拦河抢劫的事,所以除值班的镖师外,白天镖师们都进舱睡觉,直到太阳落山才准备上晚岗,防备

夜晚有人偷袭;第二规是“人不离船”,运河沿线多烟柳繁华之地,河中有载有妓女的“花船”“江山船”又时常出现,为防失神丢镖,镖师们绝不能离船寻欢;第三规是“避讳妇人”,船家女在传统社会中算是最开放的女性群体之一,镖师多是血性方刚的男子汉,彼此都要自尊自爱,少生是非。

“三会一不”“三会”是指会搭炉灶、会修鞋、会理发。镖师们出门在外,须懂得因时、因地制宜,要随时能搭起炉灶,埋锅做饭;镖师们长年跋山涉水,穿一双好鞋十分重要,所以懂得修鞋的技术也是必要的;镖路艰苦,风尘仆仆,有时蓬头垢面在所难免,但路过一些地方免不了要去拜访地方势力,如果不注意形象,就容易被人轻视,所以镖师们通常要理发刮脸再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后,才前往会晤头面人物。“一不”是指不洗脸。口外风沙大(口外泛指长城以北地区),洗完脸后风一吹,就像有刀子割脸一样,故一般走镖时,说洗脸就如同说到家一样,因为只有要到家了才会洗脸。

客镖“三忌”走镖保护的不是财物而是

旅客时,叫作“客镖”。保客镖时有“三忌”:第一忌是忌问被保之人囊中何物,镖师只需问被保人一旦发生意外,哪件行李是首先要保之物即可;第二忌是忌同雇主的家眷接触,以免让人心生不快;第三忌是忌途中讨赏,因为在走镖途中向被保护人讨赏会有敲诈勒索之嫌。如果镖师走客镖时触犯了以上三个忌讳,就可能给交易双方带来一些不愉快,影响镖局以后的生意。

镖行往事

镖行的镖师中有许多慷慨悲歌之士,留下了传颂至今的诸多英雄往事。如顺源镖局的创始人大刀王五是清代名侠,更是著名的爱国志士,我们就以他的事迹为例,一起领略优秀镖师的侠义风采。

大刀王五名叫王正谊,祖籍河北沧州,是京师名侠。因在师门排行第五,又刀法纯熟,故被称为“大刀王五”,他是与霍元甲、黄飞鸿、燕子李三等齐名的武术名家。王五三岁丧父,与寡母相依为命。先拜“燕南三侠”之一的肖和成为师学习武艺,后又跟随沧州最有名

21.阿祥自我感觉最好

是呀,弄堂里哪家哪户有点事,是瞒不过邻居的。三豁子讪讪地说,鱼太大,钩子吃不消,尼龙线也太细,被它逃掉了。米店的朋友像月底米店盘点一样认真,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,说:“那你怎么分量掂得准,连四两的零头也知道?”三豁子无言以对,发急了,手上茶壶朝地上一掼,说:“不和你讲,你又不懂钓鱼的,憋卵一只。”

住在十七号里的“太监”往往会抓住冷场,说起他的几个儿子。太监是不抽香烟的。说他是太监是冤枉他了,他连北京都没去过,你考他养心殿和馄饨店有什么不同他肯定回答不出,他出生那年民国也一起出生了,就因为他的脸长得肉团团的上面寸草不生,声音又很尖细,说的又是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,弄堂里的人都叫他太监。太监是个心肠很软的人,路上见到叫花子,他都会给一分钱。有次他身上没有一分的,只有两分硬币,他照样给,因为超过预算了,他叫那个叫花子找还他一分钱。我见过他那三个儿子,他要是和三个儿子坐在一起吃饭,你都不知道这是一家人。算起来,和他最像的是老三,不过他是大蒜鼻,老三是鹰钩鼻。太监说起哪个儿子,前面必定要加上“亲生”两个字。譬如他很得意地说:“我那第二个亲生儿子,现在在煤球店里送货,一次也没有送错过人家,很有出息。”他另外两个也很有出息的亲生儿子,一个在织袜厂当临时工,一个在菜场门口刮鱼鳞。老太监不管别人要不要听,唠唠叨叨地说儿子的事,一些细枝末节,听的人都在打呵欠。听居委会的杨招珍讲,老太监从来没有结过婚。

聊天的人里面自我感觉最好的是阿祥,唐阿祥,就是我们学校里看门房间的唐叔叔,“糖粥”。一个人居然有这么多的名字,怪吧?阿祥说他看孙道临演的电影,每次有孙道临的大特写,他都觉得就像自己在照镜子,说发型和眉毛几乎就一模一样,鼻头稍有不同,只能说各有千秋,眼睛还是自己略胜一筹,孙道临是水泡眼,自己是丹凤眼。他特别喜欢谈论一个叫方阿娥的越剧演员,轮到他说,必定是方阿娥如何如何。那个名

的武师双刀李凤岗修习,大有所成。后来李凤岗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师兄刘仕龙一起押镖,让他受到了几年江湖的历练。清同治十年(1871),王五辗转来到北京,经人介绍到一家镖局当上了镖师。清光绪三年(1877),在朋友的帮助下,王五在北京半壁街开创了顺源镖局。顺源镖局活动范围大,从业规范,收费合理,德义高尚,很快便声名鹊起,生意十分红火。

顺源镖局里有两块匾,分别是“重义解验”和“德容感化”。“重义解验”是说王五为人仗义。王五在内蒙古的托克托,碰见几辆让土匪洗劫后的大车,骡马都已被抢走,他便把自己车上拉套的马解下来给人家提供帮助。没有了拉套的马,只能人帮着推车,王五吃了不少苦。后来被救者便送了这块匾给他。“德容感化”的故事更值得称道。当时回族人跟汉族人在小东岳庙赶庙会发生了矛盾,最后双方约定在陶然亭一较高下。当时清政府根本不管械斗,都是等真出了事才会插手。王五得知后在双方之间来回奔走相劝,最后把这件事平息了。之后双方给王五送了这块题有“德容感化”的匾。这件事在当时很有影响,王五既维护了社会秩序,又促进了民族团结。

王五不仅是德才俱佳的镖师,也是著名的爱国主义。他与谭嗣同的交往广为人知。两人于1895年在京结识,一见如故。1898年“戊戌变法”,谭嗣同应诏入京,任四品军机章京,王五便积极担负起了谭嗣同的安保工作。变法失败后,谭嗣同放弃逃生机会,甘愿被捕,欲以死唤醒民众。王五得知后多方经营,密谋营救,被谭嗣同坚决拒绝。9月27日,“戊戌六君子”被斩于菜市口,王五得知后悲痛欲绝。1900年,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兴起,王五积极率众参加。运动失败后,王五为保护在镖局中避难的一百多口男女老少,未进行任何抵抗,被清兵逮捕,后又转送给八国联军,被德军枪杀于前门外东河沿。

谭嗣同就义前所作《狱中诗》里有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之句,百余年来为世人所传颂。他的好友梁启超在《饮冰室诗话》中解释说:“两昆仑者,其一指南海(即康有为),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。”后来的史实表明,大刀王五确实当得起“昆仑”之誉。

摘自《百科知识》2016年7月上

字大家听都没听说过。弄堂里的男人都喜欢沪剧京剧,或者淮剧扬剧,越剧嘛,只有女人才喜欢听。你喜欢越剧倒也罢了,你去捧个名角呀,去捧戚雅仙金采风傅全香吕瑞英什么的,你去捧一个叫方阿娥的干什么。大家都觉得方阿娥肯定是郊区越剧团团的,说不定还是太仓越剧团或者昆山越剧团的,后来才知道,那个方阿娥只是个龙套演员,要么在皇帝后面打官扇,要么粘两撇胡子做家丁,要么在某一场戏里叫一声“老太太回来了”,就没事了,节目单上都打不上名字的。不知道阿祥是怎么发现这个女人的,又怎么迷上她的。换一个人这样,要被大家嘲笑死了,但阿祥不一样,阿祥是在学校里上班的,有一定的社会地位,所以大家都不响,听他讲。这天阿祥又讲方阿娥了,说我们阿娥很可惜的,本来会大红大紫的,运道不好呀。原来这个方阿娥一直跑龙套,终于有一天等到机会了:A角去生小囡,B角急性盲肠炎在医院开刀,轮到她C角上场了。方阿娥开心死了,晚饭吃吃饱,准备用足力气唱戏。那天晚上阿祥也去看戏的。本来方阿娥在台上从头上尾加起来也就七八分钟,前前后后只在第四场开口说一句话:“小姐,请用茶。”阿祥没想到那天方阿娥居然演主角了,激动得不停地揩眼泪。那天晚上演的是个喜剧,但对方阿娥来说却是个悲剧。唱戏是应该饿肚皮唱的,她晚饭吃得太饱了,一边唱,一边打嗝。有时乐拉过门一拉就是好几分钟,等她打完嗝才接着唱。那以后,方阿娥羞愧难当,失踪了,据说到徐家汇那边的一个尼姑庵出家当尼姑去了。阿祥说到这里眼泪水嗒嗒滴。

旁边那些人,本来都在心里嘲笑阿祥,此时都十分同情他。阿祥说他打算请假去找方阿娥。于是一大帮人热心地给他出主意。有个家伙当场画徐家汇地区的地图,这里是华山路,那边是农田,农田过去还是农田,标出尼姑庵可能在的大概方位。后来一帮人就头凑在一起研究地图,看上去就像是在研究作战方案。纸不够画了,就叫小孩回家去拿铅画纸,继续画,一直画到昆山还过去。阿祥哭够了,也凑过去一起研究。

同和里



王承志

傅海澜传

董煜



3.跟三叔学武功

傅瑞卿的妻子叫卞莲芳,蒙古族人,长得高大壮硕,要是穿上旗人妇女高底的“花盆底鞋”,更是比别人高出一大截。当年,她的母亲去世父亲又出家之后,她带着几个弟弟从关外来北平寻亲,后来经人介绍嫁到了傅家。那天,她接到妹妹带的口信,请大姐、姐夫去一趟张家口,说有要事相托。卞莲芳的妹妹是著名清军将领马懋斋的夫人,马懋斋以骁勇善战著称,1919年,他在征战沙俄收复失地后,与侄子兵分两路回京,他带一队回张家口,侄子带一队回包头,谁知侄子到了包头,他却迟迟未归,部下回去寻找,却连尸首都没有找到。对他的失踪众说纷纭,多数猜测是因他随身携带的那一大笔赏金引起匪徒凯觐,故遭杀害。马夫人生子时出血不止,身体虚亏,遭此变故,更是一病不起,眼看一对子子无人照顾,于是只得请大姐、姐夫前来当面对托。

见到马夫人时,她已卧床多时,见到姐姐、姐夫,挣扎着想起身,被姐姐按住了。女孩偎依在母亲床前,楚楚可怜,男孩还在襁褓之中,嗷嗷待哺。其实,不用开口,傅瑞卿夫妇已知马夫人的用意,卞莲芳握着妹妹的手说:“妹妹放心,这两个孩子我们带回去,一定把他们养大。”马夫人还不放心,用眼看着姐夫,傅瑞卿也赶紧点头说:“我们一定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。”见姐姐、姐夫如此表态,马夫人这才松了一口气,又告知,家里还有一点薄产,有些房子和地,就请姐姐姐夫收下,作为孩子的抚养费。几天后马夫人便撒手人寰。料理了马夫人的丧事,处理完马家的家产,傅瑞卿夫妇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北京。女孩叫傅君哲,小名兰芸,男孩叫傅保罗。傅瑞卿很疼爱这个养子,还特地为他延请了一个乳母。

晚清宣统年间,傅瑞卿曾担任过顺直咨议局的议员。咨议局是清末新政的产物,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政治体制改革。作为议员,

傅瑞卿赞成清末新政中改革派提出的“取消满汉畛域”的主张,为此在咨议局提出“取消满汉畛域,以促进满汉平权”的议案。清帝逊位,民国初建时,傅瑞卿又续任直隶省议员。

傅瑞卿思想开明,虽为旗人,却很看重汉文化,傅泾波很小的时候,傅瑞卿便为他请了老师,教授“四书五经”,让傅泾波打下了很好的国文基础。因为旗人好武,镇国公又是以武功获封,所以等傅泾波稍微长大后,他的三叔便成了他的武术老师。

民国初年,北京出了个劫富济贫的“燕子李三”,他身轻如燕,落地无声,擅长飞檐走壁、腾挪闪避。傅泾波三叔的武功跟“燕子李三”有点类似,但并非出自燕子门,傅泾波很小的时候就听坊间传说,三叔的武功是跟一位姓白的蒙古异人学的,那蒙古异人最擅长“壁虎功”和“缩骨功”,几丈高的墙不用任何工具身形微动就上去了。窗上的木栅栏间隙也就一个拳头大,可那蒙古异人一缩骨就可随意进出。傅泾波三叔羡慕这蒙古异人的功夫,潜心学艺,不久就把“壁虎功”“缩骨功”学了个八九不离十,在当时有了些名气。但傅泾波心里不喜欢,私下说,我要学爬墙干什么?我要学钻窗缝干什么?这都是“贼门”功夫,我不学,学了也用不上。那天,又轮到去三叔处练武,还没走进院子,便听见呼呼的声响,见三叔正在耍棍,一根棍耍得上下翻飞,把周身裹得严严实实。傅泾波心里一声惊叹,心想,这才是光明正大的武功。等三叔停下手,便闹着要学,三叔起先对这个文绉绉的侄子并不看好,没想到傅泾波喜欢的事都肯下功夫,没过多久,就可以像三叔一样把棍耍得呼呼作响了。

有一天,几个街面上的小伙子起哄,让三叔去长城上露一手。三叔经不起别人撩拨,一拍胸脯,便在大家的前呼后拥中去了长城,单手在长城上拿起了大顶。观者掌声雷动,三叔正得意,谁料手下的一块砖松了,失去平衡,一头栽了下来,腰立刻不能动了,在床上躺了三月,后来好是好了,但再也不能蹬梁上房,对侄子的武术教学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尽管傅泾波没能把三叔的功夫全都学会,但也因此强身健体,打下了好底子。